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金瓶梅詞話

第三卷

株式会社大安

金瓶梅詞話

第三卷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四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戶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鬬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　聯翩朱紫一門中
官高位重如王導　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　綺羅紅粉醉春風
朝懽暮樂年年事　豈肯潛心任始終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僝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辰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叠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紮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掛燈。使小厮拏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响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卓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每四個。多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卓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戶娘子。便好看。俺每一個一個。只像燒煳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話。西門慶道。你每多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麽好穿。少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剌剌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

你這小油嘴兒。你娘每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段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裙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西門慶于是拏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多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裡吃了一日

酒。按下家中不題。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敘禮。赶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堂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卓兒擺茶。無非是蒸煠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菓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妳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等着。看官哥兒。另自管待。溷臭吃了茶。

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卓席。讓月娘坐了首位
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堂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
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卓。是段大姐。
鄭三姐。共十一位。尚家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廚役上
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烤
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
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
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
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妳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
鋪着小褥子。兒倘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臥着。兩個你
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要不得。

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
你來瞧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每。在炕
上張手兒。蹬脚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
戶娘子。和衆堂客多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
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
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
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
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
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堂官娘子。皆說
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
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

正是兩口兒。衆人于是不由分説。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戶説了。拏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説。旋擡了兩壇酒。三疋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掛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檠。花灯燦爛。麝香鑿鑿。喜咲匆匆。席前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把琵琶。唱一套鬬鵪鶉。

翡翠窓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綉榻。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灯上　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　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鈎。坐上客。繡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内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泒簫韶准備。

下立兩個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　我倒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笋。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　這生那里每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事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掛。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緣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兩巫峽。

小桃紅　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稍兒抹。諕的我臉紅霞。酒盃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人未曾攙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三鬼台　他説幾句凄凉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

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要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拔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廝兒　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要。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　你看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開誼譁。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笋。踢翻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劒離匣。尾聲　從來這秀才每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謊殺。忒火性卓王孫。强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掛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上了一道菓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並頭蓮湯。剛了一道燒花猪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久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沒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明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

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然後妳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沒沒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圜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鬟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

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每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攛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荆南岡央及營里張親家。再三赶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沒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的長。

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麽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這裡說我有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麽厮會。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

旁邊聽着。我說他什麽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强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說的。喬小妗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扳親家耍子兒。教他人拏我惹氣。罵我管我毬事。多大的孩子。又是我一個懷抱了。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卧單。沒的蓋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人家好。過後三年五載。方了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

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麽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耍子兒罷了。金蓮道。你的便浪摽着圖扳親家耍子。平白教賊不合鈕的强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什麽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夫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颺。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媽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

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鬟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妳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是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妳子懷裡睡着了。因說是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趣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于是揷燭也似磕下去。喜歡

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經因秋菊開的門遲了近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什麽來摺兒我且不知你荅話于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什麽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叫了我那等推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毆業党太尉吃匾食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

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拏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净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汚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画童兒小厮扯去秋菊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興你我却不興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什麽强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了大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妳子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諕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鬟罵的言語兒妨頭聞一聲兒不言語諕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妳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

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辰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猱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嗄飯。又是哥兒近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灯。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段。一頂

青段攙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近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門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童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歎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豪家攔門玩烟火　貴客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蹈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近節。就權爲插定一般。月娘道。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

馮罷。于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分付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舖。早定下蒸酥點心。多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餅。團圓餅。兩盤玫瑰元宵餅。買四盤鮮果。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四盤羹肴。一盤燒鵝。一盤燒雞。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兩套遍地錦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

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堂官娘子吃酒。十四日早裝盒担。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荅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説。且説那日院中吳銀兒。咱每往獅子街房子内。先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綃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説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説話。却説前廳有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厮唱戲。挑了廂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

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裡邊月娘。衆姊妹。多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的日中。還不見來。小厮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分。纔喝了道來。擡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席坐下。先在捲棚内擺床。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灯籠墜。遍地錦比甲夭紅段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宝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兒。席上捧休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扮的是西廂記。不説盡堂

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里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裡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根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圍屏卓席。掛上灯。旋叫了個厨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坛金華酒。叫了兩唱的。董嬌兒。韓玉釵兒。原來西門慶。先使玳安。顧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見婦人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剌剌。怎麽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衆奶奶吃酒。六姐見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見爹巴巴使了我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田只

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我說哩。婦子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沒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等你。還不收拾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沒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床房裡收拾乾淨。下床炕帳幔褥被。多是見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里。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

樓上掛了六扇窓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熱鬧打了
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　香車駿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皇親
家五太太明日我又不在家早辰從廟中上元醮又是府裡周
菊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是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
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
不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荅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
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
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眼裡說話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

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傍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
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着却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
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
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
人鬧處就扠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哩尋他便
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
辰就不說呼喚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辰對衆人不好邀你
每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請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
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
王昭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同許不與
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

入武學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价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扠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叫小厮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道哩。早辰從哥那裡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搽抹卓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炒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了。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擡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已在窓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分付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鬏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桃線絹裙子。下邊顯着趟趟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拖的水髮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了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多在炕邊頭坐了。小鉄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麽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俏俏問他每房

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荅。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
看燈。兩個聽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每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
見的禮。休怪。于是揷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
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
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
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
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
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
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
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
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每。在

這裡。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
每在這邊房子裡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
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
揖坐下。一面收拾放卓兒。廚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
用銅布甑兒蓰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
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
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
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知道我在這裡。
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
德。你也不怕。董嬌兒咲道。哥兒那裡隔墻掠見腔兒。可不把我
謊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城以裡掠。好個丟醜

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搖婦做什麽。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赶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沒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沒着大爹。叫了俺每來荅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俊傻小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吊在醋缸裡。把你撅酸了。伯爵道。賊小搖婦兒。是撅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荅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到第二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楞你一頓好楞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擡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搖婦兒去。天晚

到家沒錢。不怕鴉子不打。管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每王媽媽支錢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拏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多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張。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悞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拏椅兒來。和我祝兄弟。在下邊坐罷。于是安放鍾筯。在下席坐了。廚下拿

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攢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于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兩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文書上。怎麽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我這等寫。

立借契人王寀。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爲要錢使用。只說要錢使用。憑中見人孫王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梅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該子點頭。那一年纔還他。我便說該子點頭。倘忽遇着一年他動。怎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説不滑稽。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知他和尚。在也不在。祝日念道。你到説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功的夫子。兩三鏃頭。坎得稀爛。怎了。那裡少不的還他銀子。衆人説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點起灯。又樓簷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不想家中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人。擡送了四個攢盒。多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磕磕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葢茄。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蔴象眼。骨牌減煠。蜜潤縧環。也有柳葉糖。牛皮纏端的世上稀奇。寰中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還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

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拏欄杆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多看放了烟火。衆奶奶們。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並沒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分付把卓上飲饌。多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厨下拏上一道菓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遶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儘歡樂。

川撥棹　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到見綉帶
風飄。寶蓋微搖。鰲山上燈光照耀。剪春蛾頭上挑。
第七兒　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
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笑。
梅花酒　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每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
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迓鼓。一壁廂躚高撬。端的有笑樂。
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　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灯
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開。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
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擡出去。西門慶與衆人

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
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
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説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
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
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鑽透
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麅
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
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泊。
覇王鞭。到處响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
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

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佛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焰齊明。鮑風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萬般傀儡皆成妄　使得遊人一笑回

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不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多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多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荅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多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裡。別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於是跪着吃畢酒。出門拜辭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多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

與兩個唱的。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鉄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于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棹一盤子褓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手裡拏着燒胡鬼子。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于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灯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手一陣。徃來撾打。何止數百回。撾打的連聲响哮。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

子。正在那裡明覷。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揪到那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于是與了他兩個元宵。吃了。不放他出來。就嚇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擡轎的酒飯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　揔有風流得兗時。
回來明月三更轉　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爲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　貴賤同歸土一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　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　艸木從春又到秋

閑事與時俱不了　且將身入醉鄉遊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于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見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

了一夜。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擡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壇南酒。四樣殽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多陪着孔嫂兒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閧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盤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又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之數別的搗換了合用。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灯節。再來計較。我連日

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他。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廝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勾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赶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

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赶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氷只要錢。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麽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

幾分羞訕。說道什麽罕稀貨。忙的這等謊人子。剌剌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拆腿的。三寸貨强盜。正麽剛遂進他門去。正走着。矻齊的把那兩條腿捽拆了。纔見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妳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撾弄。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推折利錢。約這金子。這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熱着耍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稍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

姐。多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妳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料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妳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嚛耶嚛。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沒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麽。又罵迎春賊臭肉。平

白亂的是些什麽。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回馬。衆夥計家人。多在跟前。教小厮來回騎。溜了兩盪。西門慶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縴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

了這一日。沒有。妳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呪只是笑。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已後邊和大妗子女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沒收。就兩般了。尋起來謊的他們多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攘。不見了孩子耍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好不翻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

用襖子袖兒托着。恰是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麽。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驚。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裡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定。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厮街上買狼觔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甸甸

氷着他。怕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哩。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麽。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毬罷了。也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捽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揷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就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貧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爛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

怎麽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麽有錢有勢。和你家一來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砂帽債殼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兗個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兗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有這原來小捽剌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捽剌骨來。因蹺起一隻脚來。你看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捽剌骨。那剌骨也不怎的。月娘在旁咲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常言惡人見了惡人磨。見了惡人沒柰何。自古嘴强的争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

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柰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家差人邀來了。偺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分付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荅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便說。

你還不往屋裡。匀匀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什麽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揑兩把汗。若不是我在根前勸着。掷石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的。和他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强怎麽。你也丢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匀臉去了。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多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厮。買狼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耍。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並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妳子。妳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麽天麽。早是今日。我在好。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這邊屋裡梳頭。沒曾過去。不然難爲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擺着衣包兒進來。咲嘻嘻先向月娘。大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巳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

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拏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卓兒。兩方春褊。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段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繫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胷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

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麽。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子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鬪他耍子。道哥子。只看就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咲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飄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小飄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厮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忙打死了。那桂姐道耶嚇。怕怎麽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揾嘴兒耍子。只見孟玉樓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

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金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相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謊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再不敢擡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箇不長俊的小厮。你看謊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月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悞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飡。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幃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懽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別劃。愁戚戚酒倦醽。羞慘慘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醽。如今曾約前期不見來。都應是他在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泪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雨泪盈腮。都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都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攪閒人是非。施巧計裁排。撕撏碎合歡帶。硬分開鸞鳳釵。水滃浸楚陽臺。

(針線廂)把一床絃索塵埋。兩眉峯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柰。懶剌繡傍粧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

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 他又早先改。
(採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泠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
戀祝英臺。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
明白。
(解三醒)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
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躰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干干拜。頓
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泪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
我這瘦伶仃形躰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
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粧臺。得團圓便把神
羊賽。意厮搜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
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娘。那邊邀來。朱
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
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分付。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厮說教他在
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
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分付玳
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
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揷金戴銀。披
紅垂綠。准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
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

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月娘道。姑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前廳鼓樂响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擡衣箱火爐。兩箇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者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白獸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鑲寶石閃粧。頭上寶髻巍峩。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胷前繡帶垂金。頂牌錯落。裙邊禁步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

李瓶兒。孫雪娥。一箇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繡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孔宮繡袍兒。近面視之。鬓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綰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鬓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正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欵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裀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坐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箇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

爐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粧花段襖兒。藍織金裙。綠遍地金比甲兒。在根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叙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殼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厮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怎說話。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姪女兒。

他父母都没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别門姪。另替了手裡没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汚了門戶。說了一囘。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裡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箇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毡包内打開。捧過一端宫中紫閃黄錦段。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内安放四張卓席。擺下茶。每卓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饊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

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卓席齊整請衆奶奶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箸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蛾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堦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

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教做王日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者如山疊各樣花燭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拏着一方盤果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穩堦下動樂琵琶箏篥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

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座。四張卓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欵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脾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衆姊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箇師範酒飯。與了五錢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饡下一卓餚饌。半罈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卓兒

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傅夥計賁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箇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沒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箇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唱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酒。該傅夥計先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分付。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拶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　上苑年年好物華

荊林不當車馬道　管絃長奏絲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　少女風前爛熳花

懶出任從愁子笑　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傅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歇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沒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告百偺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

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坐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麽盼望。月娘道。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叫。剩下的賞賜與我。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

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眞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每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月娘便道你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道。人都散了。更已深了。怎的我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若

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冤家。生的出類扳萃。翠衾寒孤殘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冤家。何時得遇。遇見冤家如同往。如同往。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　惜花人。何處落和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韓玉釧唱。

駐雲飛　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戒誰曾犯。思病誰
經慣。董嬌兒唱　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
峭。細雨濕濶落紅千萬點。桂姐唱。
盡眉序　自會俏冤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超尺。
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里討半星兒狂詐。吳銀兒唱。
紅綉鞋　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
船驚拆在兩下裡飛。韓玉釧唱。
耍孩兒　自從他去添憔瘦。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
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董嬌兒唱。
傍粧臺　到如今瑤琴絃斷少知。魯花好時誰共賞。桂姐唱
鎖南枝　紗窓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爲我力

盡心謁。我爲你珠淚偷揩。吳銀兒唱。
桂枝香　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到使我
眞心陪奉。韓玉釧唱。
山坡羊　惜王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
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
你別心另叙上。知已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
裡。董嬌兒唱。
金字經　彈淚痕羅帕班。江南岸夕陽山外山。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嗏。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猜霜毫。寫下喬公案。
滿紙春心墨未乾。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嵓嵓鬼病懨懨。俺

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挨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鶯花不捲簾。韓玉釧唱。

盡眉序　想在枕上温存的話。不由人窓顫身麻。董嬌兒唱。

紅綉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綃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淚暗流。從記得說來呪。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吳銀兒唱。

傍粧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瓶兒難見面似參辰。從別後幾月深。盡劃兒盡損了掠兒金。韓玉釧唱。

鎖南枝　兩下裡心腸牽望。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鮮。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個明白。董嬌兒唱

桂枝香　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証。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離了去。何時直得成。李桂姐唱。

尾聲　半义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搶白忙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徃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諕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麽緣故。小的

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坐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一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麽去。那丫頭不言語。李瓶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麽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厮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說。于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地。只聽滑浪一聲。沉身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麽。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恠。却是一定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定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于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猪

也是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麽。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厮多出去了。月娘令小玉関上儀門。因叫道玉筍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麽。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

定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觔去了。謊的他要不的。在厨房問我狼觔是甚麽。教俺每衆人笑道狼觔敢是狼身上的觔。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觔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到就不是個哈咳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俗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沒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把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

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打着。好麽乾淨俊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剛纔這等掠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又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眞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所狐狸一般。你原闘的過他了。因叫個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麽。交付與他。教似元

宵一般擡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他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燃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乾淨。展放鮫綃。欵設珊枕。吃了茶。兩個上牀歇宿不題。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

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卓兒。撥下黑白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分付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莖酒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盖兒。我揀粧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娘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觔。一碟酸鷄。一碟爛鷄蛋。一碟炒的荳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餡餅兒。頓偺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姐。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

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妳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摟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摟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來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笑。只要我摟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止。兩遭也不可止。常進屋裡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相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呪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塾舌根。誰和

他有甚麽大閒事。寧可他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俺們什麽把攔着漢子爲甚麽。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定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

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証

畫樓明日轉窓寮　相伴嬋娟宿一宵
玉骨氷肌誰不愛　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兒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　幼出氷肌異衆芳

映日妖嬈呈素艷　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吳妬啼粧女　雪臉渾如傳粉郎

檀板金尊歌勝賞　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卓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時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赶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

銀子謝他。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粮拿甚麽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每。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

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裡。你院裡叫上六名吹打的。等我領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有傍邊。那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漆。無眞進粮粮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點。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于是計議已定。到是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厮。擡着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卓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

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卓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擡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麽。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厮。向前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麽。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擡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擡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請去了。叫你

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
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
伺候。少頃棊童兒。拿茶上來那裡吃。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
道有了飯請問爹。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
日沒會謝子張。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
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棊童兒。快請你謝爹
去。不一時書童兒放卓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滌方盒兒。拿了四
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靠小碟兒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
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
筍。四大碗下飯一碗大燎羊頭。一碗滷煼的炙鴨。一碗黃芽菜
並炒的餛飩鷄蛋湯。一碗山藥膾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

雙金箸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于
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火去。
揩抹的卓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
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
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
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
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
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
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
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
四拿了一座大螺蚵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說是

白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擡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下雙陸。走出來撇看。原來是三尺濶五尺高。可卓放的螺蛆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伯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好細瞧。恰相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生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攛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麽。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八本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

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内擡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張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攬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硃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銅。該值多少銀子。恆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于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厮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裡放卓兒。西門慶令擡進卓兒。就在這裡坐罷。于是玳安與書童兩個。一肩搭擡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卓兒進來。騎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

鷄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窓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徃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徃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王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俺。好不知怎麽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筯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

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撥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丁香色潞州紬粧花肩子。對衿袄兒。白展光五色線挑的寬襴裙子。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面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

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怎麽不知道。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麽。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剌爹好夕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向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喏。一直徃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東窓子前物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間了唱與你聽。伯爵道由他乾乾淨淨自你兩個梯已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恁大白日。就家去

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眞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鴇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道。哥正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响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温柔。又軟欵。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

地也有賢有愚。可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材。單管只個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欵跨鮫綃。把琵琶在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掛。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凄凉因爲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仃話拋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抹要把奴來干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趁我心。牽掛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兒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

只愛你生的胖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徃來相趁。

這裡和吳銀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蛾。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便他叫老媽來。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根前使小的進來了。奪過毡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弍雀獻勤。欺主的奴才。嗔道他頭裡使他教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办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臘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徃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麽。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每徃妗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徃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麽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

因問吳惠化怎的不來。臘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筲。臘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于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沒個白祆兒穿。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麽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祆子多寬大。你怎的。于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櫥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祆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晑襯着比甲。

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叫姐徃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甚麽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潤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揷燭也是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八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祆兒。又包了這衣服去。于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臘梅。吃了東西。交與盒子毡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令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

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虐簀放着別處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厮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每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麽俺每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娘。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

當。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厮。四名排軍跟轎。徃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　千門燈火夜漫漫

此生此夜不長見　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單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徃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伯爵赶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

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同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個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沒也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卓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每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俊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

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恓不的你這狗材。行記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這當差的苦甘。伯爵道。俊孩兒。你知道甚麽。你空做子弟一場。連借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剉他。敢就八聲甘州懨懨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記的。于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揀箏。頓開喉音。黃鍾醉花隱。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嵌。人比天涯遠。這此時欲寄斷鵬篇。爭柰我無岸的相思。好

着我難運轉。

喜鶯遷　指滄溟爲硯簡城毫逮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硯。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　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冤。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澤如膠漆堅。誰承望半路番騰。倒做了離恨天。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掛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兒。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　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遍。害可人有似風顛。相識每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掛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流遍。想從前我和他。

語在前。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眞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　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泪江河成春戀。俺也曾坐並着膝。語並着肩。俺也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　非干是我自專。只不見的鴈膠續斷絃。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愿。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冤家不趁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　嘱咐你衷腸莫更変。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說話唱了看看晚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兎看看上畫闌。

佳人欵欵來傳報。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窓。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卓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代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那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二云二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袄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攬杆。攔攡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

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閙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

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矗晴雲。鳳禁縉香。縹緲千層籠

綺隊。閑廷内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

市六街人閙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筯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

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

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

來玉筯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

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

騰起來。溯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筯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

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

綾袄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

倒了酒。一經搗聲罵玉筯。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

不知怎麽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

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麽。把火也溯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

那玉筯見他罵起來。謊的不敢言語。徃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

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

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

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筯。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荅應。得

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

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嬌

兒說。我燈草拐杖不定。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蛾。雪蛾亦發不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筍。玉筍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令齊了。往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及罵王筍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個個鬼攛掇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麽。你教我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筍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被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對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

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沒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裡間屋裡。頂橱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卓兒上。整齊菜。春盛堆滿滿的。赶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筍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蔬。當春梅迎春上坐。玉筍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遞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分付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拿上

玫瑰元宵來。銀金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慢悠揚。挨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惟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探取間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囘言道。昨夜海棠開了。

千秋歲　杏花稍見着黎花雪。一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粉墻内。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壘高挑。

越恁好　鬧花深處。涌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佐。倒尋女伴

鬪百草。翠巍巍的柳條。忒楞楞的曉鶯飛過樹稍。撲簌簌亂橫。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　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倒。歌金縷。舞甚麽。恁明月上花稍。月上花稍。

尾聲　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燈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姨。吳二妗子。吳舜五媳婦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正飲酒。見了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

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卓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荅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麽兒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恠人家。比來大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說你。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

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妗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閣閣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淒凉。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臥。歹哥哥你許下我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疼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愿神靈降與他灾和殃。

卯時的亂挽起乌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

裳。戴不起翡翠珍珠。鮮不開心頭悶。辰時已過了。巳時不見影。奴家爲你憂成病。

午時排。這相思眞個害。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解。申時買個猪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掛。誰說幾句知心話。謊冤家。你在謝舘奉樓。倚翠偎紅。色胆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袄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麽。月娘道。見是

下雪。叫個小厮。家裡取皮袄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袄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開。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袄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就教他拿俺的皮袄。他五娘沒皮袄。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袄。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根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是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恠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

動他展指兒巾。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恠了小的。頭裡娘分付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若使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但的你這奴才們。想有此摺兒也怎的。一來至子烟薰的佛像。掛在墻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動出尖兒。外合裡表。奸懶食饞。奸消流水。背地瞞官作獘。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使就恁送他裡頭畫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

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時。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脫脖倒坳過颺了。我使着不動。耍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箄。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袄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袄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袄。教他家裡。稍了我的披袄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赤色。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袄纔不是當。倒是當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皮袄。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袄。與李嬌

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袄在大櫥裡。教玉筍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袄也帶了來。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攘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袄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筍。要皮袄。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袄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窓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箇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

治的不好吃也恁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噪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恡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便是我的切憐。就如東副東。一樣三姑四姑根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扳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麽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多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筍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筍道恡雌牙兒。因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妗子家吃

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袄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筍道。皮袄在外描金廂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筍道。你信那小搖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春梅道。你每有皮袄的。都打發與他。俺娘也沒皮袄。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袄。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裡間門拿與你。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梅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袄。交與他。正拿着徃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麽。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袄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袄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

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拷。大口中磕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于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袄。嗔我不來。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袄。又教我來。去說大橱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袄。教拿與我去哩。小玉道。玉筍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徃六娘房裡去取皮袄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拷拷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梯。拿了一盞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咂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

使他叫玉筍姐來。拿皮袄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筍。玉筍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麽。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了門。那玉筍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牀褥子座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丁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着能開了櫥裡。又沒皮袄。琴童兒又徃賁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門把人瘟也沒出了。向玳安。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恠俺們走去又對玉筍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袄。玉筍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袄在這

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包袄包了。連大姐披袄。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袄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廂皮袄。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袄。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袄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袄來。披在身上做甚麽。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夫家有這一件皮袄。穿在身念佛。

于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袄。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袄。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摘去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

他家去那裡。經濟道。這條衙衙内。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姐家去了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厮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去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耍了兒。你就信了。葡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徃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月娘道。你來時兒。他爹到明日徃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丟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

去看你。那兩個眼兒裡說着。看看走東街口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户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户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恠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内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巳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顙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樓子上打盹。赶眼錯把菓碟兒。帶減碟都收拾了個淨光。倒在袖子裡。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徃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

着收了家火。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筯等。慌的行回不顧。將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筯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筯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袄。你就不來管兒。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昏搶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乞勾來了罷。一個也曾見長出愧兒來。那玉筯倒吃相的臉飛紅。便道。恠小淫婦兒。如何

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每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搖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說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筯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蛾走來。向月娘根前磕了頭。與玉筯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筯蘭香。進來磕頭。李嬌

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戍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麽。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竟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晝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晝兒只晝兒半邊兒。平白放出做甚麽。與人家喂眼兒。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徃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

見一個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袄。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褡褳。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命的女。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多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有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

足。正是喜怒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梅香洗銚鐺。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恠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過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能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二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

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温柔和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襖饒吃了還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厮討銀子和爹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自我吃了却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徃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儘有月娘道你卜上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

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矻磴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兩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撩牙紅髮的兒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好吃不轉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九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奶你休恠我說你儘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

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要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也罷了。金蓮拉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爲証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單家貧石崇富　算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王六兒說事圖財　　西門慶受賕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　孤舟斜泊抱愁眠

離鳴叫切寒雲外　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　河船天約晚潮昇

憑虛細數誰知已　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話說江南楊州廣陵城内。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楊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

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録。天秀問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乃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白是個浪子。正與刀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卒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

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楊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寄了一封書來。楊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灾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子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徃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之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三人于是分付

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兩個家童。并苗青來上東京取功名。如拾芥得美戝猶唾手。遺囑妻妾守家値日。起行正値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泒水光。十分陰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陜湾。苗員外見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内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

兩個艄子做一路。拿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愛的。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嘀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于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廂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說我

哥。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廂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乞。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青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芦港。得岸上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芦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

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厮。滿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刼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撐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卽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落。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内。守備見沒脏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刼殺人命等事。把

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傍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称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脏而去。這裡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兒的人。悄悄報與苗青。苗青把這件事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敬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

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割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報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百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喜歡的要不的。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

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的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恓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麽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嘀量。王六兒當下。以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裡來。于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好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毡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中坐的這玳

安慢慢走到根前。無得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麽話。我知道了。說是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來前邊舖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鬟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家中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令親吳大嫂。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

敢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麽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徃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那禮物謝你。王六兒向廂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麽。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爲在船上

與兩個船家嘀議。殺害家主。攛在河裡。曾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証着。要他這一個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眞犯斬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麽。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脚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胆。謊壞三魂七魄心。卽請樂三一處嘀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頂得凑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鮮緝捕。再

得一半纔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原鮮。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卽便進禮表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分付緝捕。你休捉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攛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的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

衣服。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壜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時分。擡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擡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楊州那裡。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

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說。苗青道。小的外邊人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算餘下幾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顧長行牲口。起身徃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敘。把夏提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卓席擺設。夏提道。不當閑來打

攬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傍邊擺下。各樣鷄蹄鵝鴨。鮮臭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箸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題起苗青的事來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於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眞賍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給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些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壜。何得見讓於我。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

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也作揖謝說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濶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纔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即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擡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孔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刼幫鑿漏邀截客

旅畐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称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頭賴別人因把玳安提上來問道是誰剌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在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根頭打的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賍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連日做了文書歇過賍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叠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黃判通衙内具訴苗青情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徃巡按山東察院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又起西門慶徃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畢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乞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忝効提刑官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譽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妬藏奸。爲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已。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爲不仁之召。

話説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説下書的。門上人决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

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决斷。于是早已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净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麽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美端肅書。奉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已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

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華扎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兗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擿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不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

幸垂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関防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脚無措即調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

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眞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土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灯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栲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

說干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卽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子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卽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投出陳三八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下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汚吏賍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贏揔未眞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夜間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鬆髻。用

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净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不然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净。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時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

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樂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内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的柳。週圍種松栢。兩邊疊的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面。宰猪羊定卓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家請了

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貲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來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顙門還未長滿胆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諕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妳子和老湯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

比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就是孩子顙門未長滿教妳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墻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面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内正面玉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卓席祭奠官家祭畢堂客纔祭响器鑼鈸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諕的在妳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

去罷哩。你看謊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溷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謊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鈸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唸了祭文。燒了帋。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墻普築。竹徑欄杆。週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成。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雀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立在大姐卓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卓椅。梳籠抿鏡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或閒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净。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妳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洒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拏了兩楪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卓上放着一楪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箇果子。妳子見金蓮來。便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鈸來。謊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胆兒。于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綃

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閃孩子頑耍。也閃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髻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拏的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經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窓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揍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客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廚役。慢慢的抬食盒。煞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的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妳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

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麽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足。心下轉道。却是甚麽。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先塋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每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叅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叅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灯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

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

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忝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忝照山東提

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葛茸之材。貪鄙之行。久

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狼

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

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

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

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貪

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

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

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

金。曲爲掩飾。而賍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

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

官常有賴。而裨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諕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

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顧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妳。但吃下妳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潑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比來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麽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麽好。李瓶

兒正沒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叅本叅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闖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苛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妳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拏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的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麽抱怨如意兒。說

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諕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砧着他娘便回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城内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妳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帋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一路僝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内到太師府内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説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里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説交老爺閣中口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里差人再拏我的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

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里等到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

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頽敗皆由取士不得眞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眞才而民之司
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亹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
取士悉遵古由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羅之每
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
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卽免試
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
今陛下卽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
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

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
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塩鈔法切惟塩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塩法者詔
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粮草関領舊塩鈔易東南淮浙
新塩鈔每鈔折洮三分舊鈔搭洮七分今商人照所洮産
塩之地下塲支塩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
行塩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
屬私塩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扼阻淹滯不行者

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鉄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曰行結糴俵糴之法。

切惟官糴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

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覆

欽依。將境内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糴俵糴之法。保之于

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

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粮。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逋洮。粮數關

支謂之俵糴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覈切舉行。其關係蓋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舡所。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
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
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加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
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
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躭心不下
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
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

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交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
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叅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
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麽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里
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
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
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每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
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里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
過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
進送實封纔到了西門慶道到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
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
件事的又打聽的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

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塩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粮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塩引支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粮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到好趁着蔡老爹巡塩下場。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唸與他聽。陳經濟唸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唸。那書童到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唸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

西門慶聽了喜。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塩。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傷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里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胷中有志終須到　囊内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寺餞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　人死人生在眼前

隨高隨下隨緣過　或長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無休歎息　家貧家富揔由天

平生衣祿隨緣度　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咲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爲。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里。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卓兒留飯。談咲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里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

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乖方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糴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塩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那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史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煆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赴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卓面酒席。打聽蔡

御史舡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舡。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里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衙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祗應人馬。鉄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舡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見了。傔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畢傳道。雞犬皆隐跡。皷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塩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

連忙整冠出迎。兩個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説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愼。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説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

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賫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塩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兗隊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道。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卓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

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恭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堦下蕭韶盈耳。皷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堦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

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卓席。連金銀器皿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卓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盂。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麽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

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卓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荆識。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畧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卓席。擺設珍羞果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偺了。又和管待盛庫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咲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里。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

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咲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舡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舡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暫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分付即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擡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塩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

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麽。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塩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儹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交海塩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凄凄旅舘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爲誰。懨懨憔瘦。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

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交人盼得眼睛穿。寃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淚漣。知他兀時再得重相見。

我愛他桃花爲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髻。青絲翠綰。玳鈎月釣。丹霞襯臉。交人想得肝腸斷。

戍鼓鼕鼕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搥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飡廢寢。和衣泪漣。終朝懞懂昏沉倦。

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里要咲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

題起一番怨。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在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侍他。我另酬荅你兩個。那韓金釧兒。咲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墻。越發毛辣。巳是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

里水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經濟。拏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西門慶道。交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你跟了來。那來保跟到捲棚裏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有些塩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塩。只是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准塩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咲道這個甚麽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

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塩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内。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窓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噹砧聲滿耳。嘹嘹嚦嚦北雁南還。怎不交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當初携手。月下並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意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飡。有誰見怜。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

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里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塩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捌內家活收了。閔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于堦下。向前花枝招颭磕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堦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咲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別乎。蔡御史

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帋筆。要畧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灯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樂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交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

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卓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閃難描。墻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興。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稍。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這里遞與西門慶。陪飲一盃。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洒荷珠亂。見佳人盤髻如蟬。湘紈半掩芙蓉面。綵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泪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堦。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懨懨害。糊突夢怎猜。我爲他淚滴濕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于是走出外邊來跕立在于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

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拏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遊蜂翅小窓前鵲踏枯枝愁聞胃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爲他寫情書閣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盃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

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麽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厨役跟了往門外承福寺去那里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荅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里二娘上壽沒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里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拏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

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來興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里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帋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

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里書去。千萬囑神一二。足仞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帋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厨役。早已安排卓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詿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舡上。公人楊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

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人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託。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去。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荅禮相還。見他雪眉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

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麽。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門慶道。你這等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署裏沒錢粮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禀了你周爺。寫個緣簿。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里。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書袋内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里。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

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搠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鬚亂拃。頭上有一腦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眞羅漢。木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裏。鼻口中。流下玉筯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應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雲遊到此。叫了頭一聲不荅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龕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問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

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竪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褳。褡褳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

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响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沒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里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里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根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胡僧躰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

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里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根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禡覺出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搧扇子。今日造化低的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遠兒。從門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便便走着沒事沒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麽。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麽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

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眞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卓子。卓子上。安着縧環樣。滇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觔的校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鼉皮画鼓振庭堂。烏木春檯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厮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卓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

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餡餈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員子。夾着一條花觔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邈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

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撈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卓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兌丸罷。于是向褡褳内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丸。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搬向那一個葫兒揑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揑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効。胡僧說形如鷄卵。色似鴛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内覷貴乎玕琅。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

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内。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粧。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躰自强。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遥無度。四日熱難當。白猫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冬天水裏藏。若還不解泄。毛脱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强。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遥娼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

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咲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卽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楊長而去。正是拄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爲証。

彌勒和尚到神州　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化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　東風滿面笑欣欣

芳心自是歡情足　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吝　向陽無語咲撩人

紅塵多少愁眉者　好入花林結近隣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華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沿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

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苫眼拏班做勢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取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酼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卓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卓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厮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里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

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他。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亨榮華。受富貴。譬如五谷。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里韓大嬸那里。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里定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里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壇酒去。于是逕走到

潘金蓮房里。取了搖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逕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童兒在這里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里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里箅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鬆髻。金纂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線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就來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厮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

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于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拏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里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果仁兒。交丫頭奠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卓兒。看牌要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倘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見。天晚了。走到后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里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荅。說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里。和你哥箅帳哩。月娘道。就是箅帳。沒的箅恁一日。玳安道。箅了帳。爹自家

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里韓道國家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拏了灯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拏了個灯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里。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箸。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拏了兩瓶鮓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灯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赶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里做甚麼。交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心里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村村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

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灯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躧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閃了你閃兒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向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掀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脚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咲便咲臢刺刺的屜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秫村村你一日纔吃屜你從前已後把屜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

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拏着灯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里睡哩于是閧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見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里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嚐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了來了于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

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里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窓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搖嚢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揑了有一厘半兒來。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

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坐在他懷里。一面用手籠揝。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藥。從頭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拏那話。往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搖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頗作。淺抽深送。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搖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髭髡達達。搖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要要。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砌。搧砌的連聲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搖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拏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

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交塩去。支出塩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着王八在家里做甚麽。因問這鋪。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不亦樂乎。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窓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正未起來。咱每去來。琴童跟出他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衕衖子里。新來了兩個好了頭子。我頭里騎馬。打那里過。看見了來在魯長腿屋里。一個金兒。一個叫賽兒。却不上十六七歲。交小伴當在這里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每往街上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衕衖口兒上。那里叫俺每去。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拏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兗神也般。撞進來裏間屋里。連忙把灯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每聽。就去。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掃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子的

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裘脚。便問道是甚麽人。進屋里來了。玳安道。我合你娘的眼。不防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裘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净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去。且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准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鴉蝦米。熟鮓醃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

玳安便摟着賽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頓開喉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凉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跕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自見粉壁墻上。挂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攤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絃。彈了個孤悶調。淚似湧泉。有我那寃家。何等的歡喜。寃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里來嘞。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單。不由人雨淚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每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小伴當點上

灯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于是拏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纔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听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里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麽鬼。因是向床上摸那搖嚣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拏頭里娘不在時。爹進屋里來。向床背閣抽替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里來。我

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拏了這行貨。往院中那遙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里去了。琴童兒把灯籠。還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里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里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麽。于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

娘問道。你今日獨白一個在那邊房子里。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麽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踅到前邊。李瓶兒房里來。原來在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過没曾去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麽。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里不耐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好來這里纏。被西門慶。樓過脖子來。按着就親了個嘴。說道怪奴才。你達心里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

瓶兒瞧。謊的李瓶兒要不的。說道耶嚛。你怎麽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里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鷄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臢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乞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房。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

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里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里。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話。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股。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是向卓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却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

藥睡下時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里歇了自知他偷去搖嚣包兒和他要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正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亦發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荅兒里來罷不想虧我這師父好不異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

得了拏在這里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于是兩個姑子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一担甲倒賣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六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寬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來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搖嚣包兒。在李瓶兒房里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里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喬作

家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里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趁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他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已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果是你昨日也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麽。小廝交灯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里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搖婦老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里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的甚麽舌兒哩。恠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

走了。俊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里不出門。休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與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强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麽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麽。那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舡。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麽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里。背地調唆漢子。俺每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逞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

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段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線符牌兒。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里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赶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樁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

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拏着那針兒。通拏不起來。兩隻肐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塲。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科里。吃他算計

了一個去。也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摠是痴　惺惺伶俐沒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

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呢。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戳無路兒。沒的拏我塾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娘問是甚麽。琴童道。是三萬塩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一日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楊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

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裡做甚麽。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到衙門里。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麽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

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郤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拏出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兌與他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麽。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楊州支塩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里。就関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

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攛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這里打發楊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將我。對你說。一家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裡借去。那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道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柬帖云云。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里李桂兒勾當。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麽勾當。伯爵因說起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

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麽標致上画兒。委的只画半邊兒。也有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里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里撞。把二條菴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搕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里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裏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里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

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銀子。那裡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經濟。交他騎騾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子。搭着頭。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麽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里坐禍從王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

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嚇了人了。他便生爺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揷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你家去到家。把媽謊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兇。今日縣里皂隸。又拏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怜見救救兒。却怎麽樣兒的。娘在傍邊

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子。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于兒。一個毛孔兒里。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拏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里躲着里。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往縣里。替你說去。于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荅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

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拏人。縣里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赶了去。也是不遲。你看謊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交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今這般好歹差人往衛里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退。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交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

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相來及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交桂姐收了銀子。交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交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譏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赶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里。替他縫小衣兒哩。打窓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來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

的留下。交我往東京。替院里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根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交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赶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麽。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交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楊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分付。交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里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躭心。你只往那裡尋俺每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稍進府里。與你大

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麽。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稍稍進去與他。于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交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卓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褡褳。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噪。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卓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沒事的人兒一般兒。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晛了只怕家里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說鋪子里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

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蚤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裏交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拏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里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于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脩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

工完陞一級遣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閑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拏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娘說了話交月娘拏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交西門慶蚤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用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去罵那狗第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了揖打橫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箸這里前邊吃酒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遊寶塔放下

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哺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賤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筋子夾腿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里一來時。把眉頭忔懨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氷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每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里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

他屋里去了。就坐不住。趨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走來。口兒的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交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里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剛纔在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眞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向灯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拏

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這婦人便將灯臺挪近床邊。卓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裩。露見玉躰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位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謊了一跳。一手揝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便昵瞇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位要來柰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根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里來了。俺每是雌剩髭髡。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

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和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咲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麽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躱在衽席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嗚咂。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或用口噙着。往來哺捽。或在粉臉上偎揑。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搓崛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絡腮鬍。挺身直豎。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來動旦。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

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鬨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猫儘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昵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寃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鬨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撾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交李瓶兒。替你咂來。我這屋裡儘着交你掇弄不知吃了甚麽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了。沒事沒事。西門慶于是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内。仰卧于上。交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攞着。你徃里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隐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

面用手摸之。灯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説。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痒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里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咲道。五兒我有個咲話兒。説與你聽。是應二哥説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拏駈皮。披在身上。交他變駈。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駈的。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説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

挨罷婦人聽了咲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恁不的應花子的二老婆捱慣了馹的行貨砕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荅刮荅怪响提勾良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樓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搖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咂其舌那

話通不拽出來睡時沒半個時辰婦人搖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採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窓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再得我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帋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楊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楊州城内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交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

爹書還不曾寫。交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剗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佳敘。再無他客。發放巳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問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疾便下了馬作揖。便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里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

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比日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鷳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

道。因承雲峯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偕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徃荆州向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卓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脩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卓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三盃。連卓兒擡下去。管

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柬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趋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放在氈包内。見廳上面設放兩張卓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寘倪秀才。座間因敘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

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厨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拏賞賜。賞了厨役。分付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卓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根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揔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楊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眞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天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主。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叅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灯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苦。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毘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窮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驢馬夜間私相居。只修的拋妻棄子上法舡。纔成了南無妙乘妙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毡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交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氈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

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硾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書童快拏我的官衙雙摺手本回去。門子荅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擡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遊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交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樓房里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交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里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厮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唿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叠騎着騾

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交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秫小厮。仰攞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麽。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攘的。秫秫小厮。你賭幾個眞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撇翻倒。兩個就磕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箅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

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瞧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兎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麽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窓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麽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灯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剌剌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攘的是些甚麽。陳經

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交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我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發呪。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交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麽。剛纔交玳安。甚麽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了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

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是簏花銷金汗巾兒。經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麽。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箇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哨噴瑣梓一人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拏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荅兒哩。交姐夫稍來的。又赶個窖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銀銀子拏出來。你兩口兒閃葉兒賭了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出來兒。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

酒咱每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拏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拏出牌來。灯下大姐與經濟閃。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卓。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同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里來。正是自有内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云。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看莫菇

海棠深院雨初收　苔徑無風蝶自由

百結丁香誇美麗　三眠楊柳弄輕柔

小桃酒膩紅尤淺　芳草寒餘綠漸稠

寂寂珠簾歸燕子　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灯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交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凉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

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剛三寸恰半窄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心搖輒起塵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搖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麽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麽你不知你達心里好的是這樁兒管情放到里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一個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

眞個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柬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子。難捱。叫道達達慢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五色線摺羊皮金挑的。油鴉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

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回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搖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屄兒來罷。那婦人眞個在下。星眼朦朧。鸞聲欵掉。柳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搠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低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偎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里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

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尋你篦篦頭哩。于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在一張京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卓上。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榔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迁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篦了頭。又交他取耳。搯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交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

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嘱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鴛黃縷金挑線紗裙子。戴着銀絲髮髻。翠水祥雲鈿兒。金累絲簪子。紫夾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翫。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里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

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画琴棋。極其消洒。床上綃帳銀鈎。氷簟珊枕。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窓半掩。窓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麽。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里。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画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麽。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怕說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材。看說了孩兒。因交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妳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怜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扞内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

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没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交他兩個後日來。少我家里凑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交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里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鉄索。都鮮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没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暈飲酒快肉前架虫。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

等大熱天。着鉄索扛着。又没盤纏。有甚麽要緊。西門慶笑怪。怪狗材。充軍擺站的不過。誰交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李六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說的有理。蒼蝿不鑽没縫的鷄彈。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説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任家了。我剛出大門。可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麽氣。希大道。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因主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摽着人在院里。頑酒快肉吃。大把家撾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

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這里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哩。清自清。渾自渾。出不的咱每。怎麽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厮。到明日有一欠。今日如何撞到這網里。怨暢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厮。看甚大氣槩。幾年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兜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麽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謔殺了罷了。說畢。小厮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個水面。等我叫小厮拿麵來咱每吃。不一時琴童來。放卓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荳豉。一碟醬油浸的鮮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

牙筋。擺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筋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里吃了飡來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温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氷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

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送來。我且嚐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妃。還不知此物甚麽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材。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麽没供佛。我且入口無脏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這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桂姐和他哥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上房明間内。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把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妳拏曆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這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交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交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兒。那里纔剃得幾刀兒下來。這官哥兒。哌的聲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赶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敝下去不言語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也謊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謊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没脚子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交進來剃。剃的

好麽。天假其變。那孩子嘴了半日氣放出聲來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顧抱在懷里。拍哄着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胆。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接。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根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要了你便益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鬪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子抱的他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門首謊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交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謊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交來安

與他吃了。往家去了。吳月娘因交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這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卓兒。前後放下簾櫳來。卓上擺設許多肴

饌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煎鮮鰣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筍鷄。兩碟奠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子血皮猪肚釀腸之類。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説。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説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説人情去了。隨你心處的甚麽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磕花子。你虼蟟兒。好大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説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没唸。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飣。休要恶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没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譔。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拏手中扇把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

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材。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橫担膝上。啓朱脣。露皓齒。唱了個倈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虚度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凭倚。疑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自將。多應是我薄緣輕。

黄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伯爵道。陽溝里翻了舡。後十年也不知道。減香肌。憔瘦損。伯爵道。愛好貪他閃在人水里。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輕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記的説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如今就爲他就些驚怕兒也罷不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説。最難禁。伯爵道。你難禁别人却怎樣禁的

樵樓上画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没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們攘的今日汗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

幽窓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灯昏。香盡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遥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没拏了他去落合的在家里睡覺兒裡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説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叠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處不由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殊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日他娘妃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没的回荅只説你不知我夜

間眼淚打肚里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説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没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説他不盡。伯爵道我又一件説你怎的不怨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錢見今日躲在人家把買賣都悞了説他不盡是左門神白臉子極古來子不知道甚麽兒的好哄他誰知道這里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拏着到手中還飛了哩。自恨我當初。不合地認眞。伯爵道傻小遥婦兒如今年程在這里小歲小孩兒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了弟你和他認眞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你聽風月事我説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眞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老誠倒將計活埋他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畠財小遥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覓聲幾時得把業攞子填完就變馱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説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斷了腸子的狗材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歐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没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拏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木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里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烃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里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眞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重兒只有錯買了的沒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人心看伊家回炉也是不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凰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猫兒

日踈日遠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事再回來了負人心看伊家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

拆鸞

尾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日里恩情眷成做話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画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姐一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里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兒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

石畔。推搖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麽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却往那去了。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在書卓上。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里。把門兒掩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謊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欵啟惺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搦起他剛半扠。恰三寸。好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肱膊。穿着大紅素段白綾高底鞋兒。粧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線帶紮着。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里。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林轉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攘心的。摟到一荅里了。李桂姐道。怪攘刀子。猛的進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

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材。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厮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要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交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交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怪狗材。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儘着搗。儘着搗。搗吊底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里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材。等住會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這西門慶。和

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勾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爲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閒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画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里模出鏡子來。在月窓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里。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搯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没曾打聽

得他每的事。怎麽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没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内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交他那里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出甚麽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嬸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

爵道。你敢没吃飯。卓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猪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説道。我見你今年還没食這個哩。且嚐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材。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麽。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飣兒。你每那里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里。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説就是朝廷還没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説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没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撾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得。手撾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卓子上。西門慶摺了一塊。放在口内。別

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画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和與三媽吃。李銘吃了點心。上來拏箏過來纔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俺每聽罷。李銘調定箏絃拏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滿懷萦牽。恨東君不鮮留去客。嘆舞紅飄絮。蝶粉輕沾。景依然。事依然。悄然不見郎面。

俺想別時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蕊微分開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水。果避暑搖紈扇。霎時間菊花黃金風動。敗葉桐梧變。

逡巡見臘梅開水花墜。暖閣内把香醪旋。四季景偏多思想

心中怨。不知俺那俏冤家。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躭寂怨。

金殿喜重重嗟怨。自古風流悞少年。那嗟暮春天。生怕到黃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換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只是夢里相見。

貨郎兒

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愿。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姻緣。冷清清躭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

只爲俺多情的業冤。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説山盟言誓在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画堂歌舞

排歡宴羅幃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侯還等着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閒西門慶道我明日徃磚廠劉太監庄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昨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分付交他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交書童看着收家活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早起也没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拏着金扇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庄上來赴席那日書童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赶西門慶不在家與

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交李瓶兒添出七錢來交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凉糕交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里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内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往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雪亭兒上那里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往翫花樓上去凭欄杆望下着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郎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猛然

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脚下涼鞋净襪頭上纓子瓦檐帽兒金簪子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説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里玉筯收了于是穿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遊翫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驀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的走滾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

少兒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兒也我曉得你也不怕兒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里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嬉嬉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説道六娘的都在這里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里嬉戲撲胡蝶李瓶兒這里赶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里邊猛叫道你兩個撲個胡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没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開兩個分了金蓮

見官哥兒脖子里圍着條白挑線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口裏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口裏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叢下李瓶兒說道這荅兒里到且是蔭凉咱在這里坐一回兒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里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凉蓆兒放他在這里俏俏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牌兒你就在屋里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俏着交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里擎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兒就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交金蓮看着我就來

那金蓮記掛經濟在洞兒里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赶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交經濟說没人你出來罷經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里就折鉄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交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倘在蓆上登手登脚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大黑猫見人來一滾烟跟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嚟耶嚟把孩子丢在

這里。吃猫謔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里。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猫來謔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卧雪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個大黑猫。蹲在孩子頭根前。月娘說。乾淨謔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里。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里討個猫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抹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

是雙手劈開生兜路。一身跳出是非門。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里。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爲燕侶鶯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証。

我見他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　身後無兒摠是空

産下龍媒須保護　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願　服藥還教暖子宮

父母好將人事盡　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説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場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麽叫妳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妳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丢放他在那里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

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妳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剩剩的妳子動也不得動停會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净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里一個小娃兒丢放在芭蕉脚下徑倒别的走開吃猫謊了如今纔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壞了纔住手那時説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到次早起來别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否還説大娘吃了粥就待過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要拿臉水來我洗了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交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香在房里三不知小玉來報説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的也

似接了月娘就到妳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時把做親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裡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月娘連忙引鬪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纔好妳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分付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里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你頭髻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冤家作怪搗氣頭也不得梳又是大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髮髻不知怎模樣的做笑話月娘咲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麽自家養的親骨肉倒也叫他是冤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冤家也不能勾哩李瓶兒道是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日安靜常時一出前日墳上去鑼鼓諕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要不的如今又吃猫諕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有這東西是燈草一樣脆的說了一塲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昏的說些什麽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靠着欄杆嘰了聲氣絮絮荅荅的講說道姐姐好沒正經自家又沒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溷遭蒐的捱相知呵卵脬我想窮有窮氣忒有忒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閃的走開了假做尋猫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

那時卽欲叫破罵他。又是爭氣不穿的事。反傷體面。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每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管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眞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那時日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沒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恥臉。于是走到後房。文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　咲取斑龍頂上芽

漢帝桃花勅特降　梁王竹葉誥曾加

湏臾餌驗人堪羨　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　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讚曰

紅炎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噙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爲男。何湏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鷄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卽效。修眞者百日可僊。後又曰服此藥後。凡諸腦損物。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爲男。雙日爲女。惟心所願。服此

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挑解包開看只見烏金帋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粧點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唾月娘咲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里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麵漿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内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西門慶到劉太監庄上投了帖兒

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叙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敝同年胡大尹召就告别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喚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髭髭的髻堆鴉料應他必是箇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著翠花寬綽綽的穿著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嗟是誰家把我不住了偷睛兒抹

西門慶讚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送酒與西門慶西門慶荅送過

了。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喚降黃龍衮。

麟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淚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鑑愁臨。翠鈿羞貼。○等閑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搓。繡鞋重攧。

那時吃到酒後。傅盃換盞。都不絮煩。却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日雪洞里。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庄。與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像熬盤上蟻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話兒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管與金蓮兩個。眉來眼去。直至黃昏時後。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踪。踮到捲棚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

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我每。害得咱硬幫幫。撐起了一宿。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搖颭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麽。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故叫親親。下面單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鉄。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政忍不過。用手掀開經濟裙子。用力捏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襉兒。金蓮笑罵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着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襉兒扯吊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口。一腿

趲在闌干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鬼混了半晌。已是濕苔苔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親親。只是立了不盡根。怎麽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佈。經濟剛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嗥嗥的叫起來。却認是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滾烟走開了。却是書童玳安。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廝都是醉糢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歸。玳安道。方纔我每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不一時西門慶已到門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里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里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

大事。又是月經左來日子。也至明日潔淨。對西門慶道。你今晚醉昏昏的。不要在這里鬼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淨。不如在別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里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滛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里去。金蓮道。精油嘴的東西。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里睡了。砑說嘴的。在眞人前赤巴巴弔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專要歪斯纏人。眞正是這樣的。着甚緊弔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住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管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政待澡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手罨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旦。我有些不耐煩在這里。西門

慶一手抱住。一手插入腰下。竟摸着道。怪行貨子。怎的夜夜乾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荅荅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澡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澡牝洗臉。兩個宿了一夜不題。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政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湊巧。西門慶飲醉回家。撞入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粧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

過了。就到後房。開取藥來。叫小玉擎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注疑。有些焦刺刺的氣子。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効。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强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罨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兢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又吃了兢口酒。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政走過房來。見門關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麼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麼。小玉道。我那里曉得來。西門慶走

進房來。叫了兩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里荅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走出房去。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庄上。赴黃安二公酒席。得盡歡麼。直飲到兩時分。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里。却情投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兩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得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分付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枝圓尖棗。鵝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分付了。差

他送去。書童荅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忙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里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簷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里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沒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里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肉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昨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里去湊。不如且同他等討徐家銀子。一摠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

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每說了。千眞萬眞。道今日有的了。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直甚麼事。反被這些經紀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已走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五十兩頭。一總彈准四百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段疋作數。可使得麼。伯爵道。這個却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段疋。也都沒放。你剩這些粉段。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與他。省了小人脚步。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通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却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值進來。李三黃四。叙揖畢了。就見西門

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閑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泒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閑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畫這邊來。一齊算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砲彈准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待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擁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果子吃。應伯爵搖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認得的。不帶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主事。安主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

盛意。只得收了。多去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僱來的挑盤人打發了。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玉說。你曾進房來叫我。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里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玉炮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兇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謊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與孟玉樓道。姐姐。前

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日。與漢子睡的。爲何恁的湊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沉的待落了。還走往那里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場。那話兒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按金蓮在床口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却說那月娘。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却怎麽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佈。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愿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一定減可些。李瓶兒前日身上發熱。我許拜謝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愿。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

願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政待走出來月娘道你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捌照壁邊只聽得潘金蓮在那里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沒得養倒去奉承別人扯淡得沒要緊我氣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刺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思着他甚的也在那里搗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沒則聲李瓶兒道便是這等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里說話見了迎春就尋猫去了政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走進來說道娘快來官哥不知怎麽樣兩隻眼不住反看起來口裡捲些白沫出來李瓶兒諕得頓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差小玉報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妳子如意兒都失色了剛看時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也吃了一驚就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麽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田里就來叫我如今怎好指如意兒道妳子不看好他以致今日若萬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稀罕那如意兒慌得口也不敢開兩淚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暗哭西門慶道哭也沒用不如請施灼龜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恁禍福紙脉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單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舀浄水擺卓子西門慶出來相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卓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

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有紙脉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牽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大動。主獻紅衣神道城隍等類。要殺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羹飯。一男傷。一女傷。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牽延。還防反覆。只是目下急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獻得。孩子只管駁雜。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喚玳安。叫慣行燒帋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

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那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有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麽。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得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喜歡。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廚房下去。摸竈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廚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吊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灶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叫。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磕了頭。西門慶要分付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猪羊獻神。

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麽。李瓶兒道。便是凶得緊。請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獻城隍老太。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曉得甚麽來。這個原是驚。不如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些米。舀一椀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水來。劉婆把一隻高脚瓦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揑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正睡着。妳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搖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得。運了一陣。口裡唧噥噥的念。不知是麽。中間一兩句嚮些。李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猫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

政是猫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卓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搖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內。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傷。兩個女傷。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番。道我便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猪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繭團。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忙不迭的。扶侍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

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依舊着了法衣。仗劒執水。步罡起來。念淨壇呪。

呪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荅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呪。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兇穢消散。道氣常存。二云二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着了冠帶。帶了兀膝。孫雪娥。孟玉樓。李嬌兒。桂姐都幫他着衣服。都嘖嘖的讚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

慶。指着錢痰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慶聽見咲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挪。那衆婦人便覺住了些。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拐兒。驀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妳。袖裡挐出一把果子與他。又問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忙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兗鍾與他吃了。就說出去罷。恐人來。我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砗短命。不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恁一下。那經濟就慌跳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撥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那西門慶拜了土地。跪了半晌。纔得起來。只做得開啟功德。錢痰火。又將

次拜懺。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嘻嘻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伇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着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耻的。呷嘍嘍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懺。西門慶走到毡單上。錢痰火通陳起頭。就念入懺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里赶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兗個神君了。于是也顧不得他。只管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的。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里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

個坐着講閑話。這里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卽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涼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霎作怪。一從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住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便好了。李瓶兒道。只是做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

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里恐諕了孩子。我別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里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孝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廝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舖子裡。又吃了兌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鼾鼾的睡着了。琴童那里。叫得起來。一脚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里。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隣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里。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帋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

樣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徑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舖子裡。叫起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忙不迭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爺拜主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麽。遂半推半攙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復了西門慶。西門慶分付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挣着眼。見錢痰火政收散花錢。遂與叙揖。痰火就待領羨飯。交琴童掌灯。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捏神捏兒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

送馬發檄了乾卦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沒甚事就放生燒帋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飢也待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卓子就是陳經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又差迎春送果子福物到大姐房里來大姐謝了不題却說劉婆在月娘房里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化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麼錢痰火道那里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椀作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哩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滛婦平白說嘴你那里薦的我我是舊王顧那里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纔

來求我哩兩個鬼混的鬪口一場去了不題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分付安童跟隨上廟挑猪羊的跳猪羊拏剋帶的拏剋帶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單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了籤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畢即便解說籤是中吉解云病者即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的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麼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子純也得了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西門慶笑道那個眞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你今日猪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西

門慶道。也說得有理。喚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分付厨下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恁久。琴童道。尋得要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擾宅。心上不安的緊。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門慶咲道。賺得些中錢。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猪羊剩的。送與你湊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唱的優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沒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各家人都使得的。我

家琴童玳安。將就用用罷。應伯爵道。這却全副了。吃了一回。遂別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　常言極樂起憂惶

浪遊年少耽紅陌　薄命嬌娥怨綠窓

乍入杏村沽美酒　還從橘井問奇方

人生多少悲歡事　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分付琴童玳安。送猪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廝。政送去時。應伯爵政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昨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里伏侍。也不得去了。應

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字來袖過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笪兒吃酒。我們把卓子也擺擺麽。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耍。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里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掘開了聰明孔哩。玳安道。別要講閑話。就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兩個安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玳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撚酸哩。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

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這却妙了。小弟極怕的。是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敘。倒也好吃酒頑耍。只是席上少不得娼的。和吳銘李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分付。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幫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恆疼的要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兌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妙。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可會醫肚子麽。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麽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

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讚道這餅却好。伯爵道。糕亦頗通。白來創。就嘩嘩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玳安。收迭家活。一霎地明窓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怎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伯爵政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政掇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這里。琴童笑而不荅。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櫥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剩剩的。政待打開衣帶。搧搧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麽。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東道兒麽。白來創道。今日擾兄了。不如着人巳的。倒也徑捷些

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巳的有實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麽。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如今說了。着甚麽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是贏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里。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個就對局起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琴童就對玳安。暗暗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却說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畧高些。白來創極會

反悔政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決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兌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箄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政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

你是常時節輪慣的。倒來說我。政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們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裏來了。都敘過寒温。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衆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政在審局。吳典恩與謝希大旁賭。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恁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于是塡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决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一准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併原梢汗巾。送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將扇子拽開賣弄。品評詩画。衆人都笑了一番。琈安外邊奔進來。報却是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相見衆位。白來創意思還要下盤。却被衆人笑了。伯爵道。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到郊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于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宴了。頑耍不來。剛說時。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吳銘李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催琴童琈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五方荳豉醬。油浸的花椒釅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一碟香菌。擺放停當。兩個小廝見西門慶坐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忒會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强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廝。擺完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肉。葱白椒料檜皮煑的爛羊肉。燒魚燒鷄酥鴨熟肚之類。說不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拏起筯來。嗒嗒聲都吃了。幾大杯酒。就拿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

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嚥在那裡的。衆人咲得翻了。金釧道。這樣搗鬼。是那里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麽。伯爵道。地獄裡只扳得小搖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遊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衆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央及玳安。與各家人擡在河下。喚一隻小舡。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舡載人。衆人逐一上舡。就搖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庄前。伯爵叫灣了船。就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

也罷。就是那笪也好。衆人都到那里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說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栢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綠絲絛。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窓密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眞同閬苑風光。不減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游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帝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携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往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凉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欄琴臺。恰好散坐的。衆人都坐了。伯爵就去。交琴童兩個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陰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里。那里說起。西門慶道。也

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于是就擺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吳銘李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擎檀板。唱一隻曲。名曰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踈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鎖鞚。厮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咭叮叮璫。精甎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鼕。井底墜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毡單。都坐地了。傳盃弄盞。猜拳賽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搖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

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里頑耍他一定赶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净手起來分付玳安交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里尋的來那伯爵嚷道樂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贏了要你吃

你怎的就冇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冇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鬼靈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拔短梯喬作衙哩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擁住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我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實了我的酒了怎的擺佈西門慶不由分說滿滿捧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椀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椀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嚷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拏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倒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帳白來

創笑道。那一椀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鹹酸苦辣。都待嚐到罷了。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磕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伯爵只待奔開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里得去。伯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都笑做一堆。那白來創。又交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椀内一寸許多。骨都都只管篩。那里肯住手。伯爵瞧着道。痴客勸主人也罷。那賊小淫婦。慣打閙閙的。怎的把壺子都放在椀内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攛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雞罷。韓金釧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鷄。求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勾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

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椀。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通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漫漫吃還好。怎的灌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説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興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椀一個。你且欠着。停徵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蠲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説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漸有些沒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里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里做東道。頑耍。董嬌姐也不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檯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赶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

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是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到吃得冷淡了。白來創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麽。吳銀兒道。也使得。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釧道。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棋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攛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要。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冠冕道。這怎麽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遂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賣富。常時節道。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嚷起來。道我纔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交玳安斟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賭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纔時。纔想出來。他每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呷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喚荼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酧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呪。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祐。他有口不測相逢。話

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白了人頭。　乘興再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惠吳銘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料俗客幾人知。　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

唱畢。酒興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皷。被他馱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皷。西門慶叫李惠吳銘擊皷。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會吃的面前。皷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去打皷。也弄西門慶。吃了兌杯。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馬也伺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了。衆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伯爵又留衆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不見了。伯爵躡足潛踪尋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線。拋却萬顆明珠。伯爵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

就立起裩腰都濕了。罵道。砕短命。恁尖酸的沒槽道。面都紅了。帶笑帶罵出來。伯爵與衆人説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舡。都進城了。衆人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舡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却説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走。一直走進六娘房里。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咿嚶的叫疼。却是胃腕作疼。西門慶聽他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喚書童寫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説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了。西門慶擁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道。是胃虚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

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甌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歎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麽。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悔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脉。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净卓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妳子。引閃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歸來。不一時。書童掌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説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

知尊府那一位看脉失候了負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重心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燻豆子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鹹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閒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遇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灣去處就打一個半喏的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温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爇銀缸錦帳重圍玉鈎齊下眞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荅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繡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擁了玉臂又

把自已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虛氣弱血少肝筋王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妾性子極忍耐得太醫道政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筋原王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里得滿血那里得生水不能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虛了兩腰子渾身骨節裡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眞正任仙人了貴道裡望聞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妾有幸太醫深打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

太謙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甚麼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脊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麼。迎春道。便是不得准。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了官官。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産後失調。遂致血虛了。不是壅積了。要用疏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不然。就要做牢了病。西門慶道。便是極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劑救得目前痛苦。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即便送來。沒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其腰脊怪疼。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不須焦躁得。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了。哭起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枕。一路送出來了。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門。纔有人出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使。我今日遊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政在閑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只管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搖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交玳安拿一兩銀子。赶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

醫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爺的禮。書童道定求收了。纔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又要送來。空走脚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好。玳安道。無錢課不靈。定求收了。太醫只得收了。見藥金盛了。就進去簇起煎劑。連瓶內丸子藥。也倒了淺半瓶。兩個小廝。吃茶畢。裡面打發回帖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閉了門。兩個小廝回來。西門慶見了藥袋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却是丸藥。也在裡面了。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也好。看藥袋上。是寫着降火滋榮湯。水二鍾。姜不用。煎至捌分。食遠服。查再煎。忌食麪麪炙煿等物。又打上世醫任氏藥室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着加味地黃丸。西門慶把藥交

迎春。先分付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湯。迎春把藥熬了。西門慶自家看藥。濾清了。查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娘藥在此了。李瓶兒翻身轉來。不勝嬌顫。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着他頭頸。李瓶兒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滾水來。過了口。西門慶吃了粥。洗了足。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燒些熱湯護着。也連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睡了。西門慶也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妳子來放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昨夜覺好些兒麽。李瓶兒道。可霎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的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昨的下半晚。眞要痛死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

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驚塊。落向瓜哇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西施時把翠蛾顰　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　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楊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擒　擒來黃閣祝期頤

八仙下降稱觴日　七鳳團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賀軸　四夷三島獻珍奇

羲和莫遣兩丸速　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麽任醫官道夫人這的病原是産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産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畧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

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畜不治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栢知母爲君其餘只是地黃黃岑之類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听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一官做藥本任一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里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一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徃杭州買辦龍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即日要自徃東京拜賀筭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剛剛正好再遲不的了便進房來和月娘

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咱時不說。如今忙匆匆的。你擇定几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穀到哩。還得几個日頭。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分付玳安書童画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廝各各收拾行李。不送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多動手。把皮廂凉廂裝了蟒衣龍袍段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殽。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嘱了几句。自進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

然后進李瓶兒房里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厠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凉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逦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分付駐劄驛官廝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趲人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擯的。不計其数。又行了十來日。箅前途路已不多。趲到剛剛凑巧。宿了一晚。又行勾两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赶到龍德街牌楼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

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卓上。列着絍十樣大菜。絍十樣小菜。都是珍羞美味。燕窩魚刺絕好下飯。只没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蘇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熱楪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老人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麽。翟謙道。這個有何

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令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陞選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听說不勝之喜。飲穀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分付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好描金暖床。絞綃帳兒。把銀鈎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厮。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里討水來净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后一個小厮拿着手巾。一個捧着

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個在書房里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厮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合子。里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過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数杯。就拏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家去。不多時。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厮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者。的泯襖學生也。隨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兗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

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个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來寒温。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兗句。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嵬峩好竪旂錦綉叢中。風送到画眉聲巧。金銀惟裹日映出琪樹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滿砌階除。左右玉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

晃懸掛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燈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彈短鋏盡皆名士。恁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員。多來慶賀。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関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兗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忝過兗座門。轉兗個灣。無非是画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听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門慶又

問道。這里民居隔絶。那里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凡老爺早膳中飯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听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里老爺書房將到了。脚步兒放鬆些。轉個廻廊。只見一座大厰如寶殿仙宮。厰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四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戗單上。回了个

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后翟管家。忝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几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后來都以父子相称。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没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里備的几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拏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个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緑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余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

珠十顆。又梯已黄金二伯兩。送上蔡太師做贊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連聲称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罷。一面分付擺酒欵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作个揖起身。蔡太師送了纔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内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飡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个嗑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后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厮。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

始。分做三停。第一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戚。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个。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畧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个喁喁咲語。眞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卽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杯一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

孩兒起來。接過便飲个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个兒坐着。正想个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数。又有兩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兗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瑟童。書童画童。向苗員外看着。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兩个。苗員外咲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

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
兩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
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兜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
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恋。次日早起辞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
風飡。不在話下。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眼巴巴
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掛在屋里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閒耍。只
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喬樣。在丫鬟夥裏。或是猜
拳。或是抹牌。說也有。咲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
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拗搭。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多
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和他做些
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里没的閒。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

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里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
跑出。再不坐在屋里。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
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里。那經濟日在店
里。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里。把筆在手。吟
哦了几声。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逕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
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丢了買賣。
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時。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
跑到棬棚下。两箇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一般。禁不的一身直
鑽到經濟懷里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兩個嘴。咂的舌頭一
片声响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里。被小玉撞
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几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

我一個兒坐炕上。泪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我仔細想來。你恁地簿情。便去着也索羅休。只到了其間。又丢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交。慌忙驚散不題。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拏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飣没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教玳安厨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厫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后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温。落后書童琴童画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厨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明日蔡太師厚情。與内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麽。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一官藥。有些應驗麽。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弔不下家事哩。店里又不知怎樣。因此忌忙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没甚事。我身子吃藥后。畧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就在月娘房裏歇了两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

愛之情。多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厮見了。說了些店里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听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厮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称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麽。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没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忙忙地。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个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

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两个歌童許下了。那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竟自歸來了。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不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不送去也罷。不和我合着氣。只后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两个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席上把你两个許下他。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拾包裹。待我稍下書打發你們。那两个歌童。一齊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爲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西門大官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的。西門大官家里。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左戟。現在

蔡太師門下做个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个不與他心腹往來。家里開着两个綾段舖。如今又要開个標行。近的利錢也委的無数。況兼他性格温柔。吟風弄月。家里養个七八十个着頭。那一个不穿綾着袄。後房里擺着五六房娘子。那一个不揷珠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个个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水巷。這些角伎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說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个口哩。那歌童又說道。員外這几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如今才曉得些絃索。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快話。說罷不覺地撲簌簌哩吊下泪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小的子你也說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麽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咱修書一封。差个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你到那邊快活。也強似在我這里一般。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通侯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親目的語兒。又寫个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做个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苗實。齎擎書信。護送两个歌童。一霎時拴上了頭口。帶了被囊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那两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揷燭也似磕了兌個頭。謝辭了員外。畜身上馬。迤逦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帘深樹里。草舍落霞前。止爲那遏行雲歌声絕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烟。這两个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多忘却。這

兩個忙投急趕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帶月的夜忘眠正是朝
爲苗府清哥客暮作西門侑酒人遠遠望見緑樹林中挂着一
個望子那歌童道哥走了這一日了肚里有些飢了且吃盃酒
兒去只見四个人兒滾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
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眞个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顧
買打上兩角酒來攘个葱兒蒜兒大賣肉兒荳腐菜兒鋪上兌
碟正待舒懷暢飲忽地哩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
兩行說道千里不爲遠十年歸未遲揔在乾坤内何須嘆別離
正對着兩个歌童眼兒不覺的賣藥有病的了動人心處撲簌
簌流下兩行淚來說道奇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蒂兒到底誰
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離鄉賤未知去

後若何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
个生口十六个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几个日頭就到東平
洲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生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
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
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既要與大娘兒接風又
要與各房兒繾綣朝朝殢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里去走連
那告駕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閒無事且到衙門里升堂
画夘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姦情的鬬歐的賭賻的竊盜的
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僉押了一會
乘了一乘凉轎几个牢子喝道了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
與那两个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

廳雙膝跪下稟說小的是楊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磕个頭起在一邊那西門慶舉个手說着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暄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啓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千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爲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誼止有那范張結契千里相從古今以爲美談如今你們那个員外委的也是難的称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兩个歌童通新走過又磕几个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萬求老爺親目西門慶見兩个兒生得清秀真真嫋嫋媚媚雖不是兩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懽天喜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厮茶飯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叫兩个歌童在于書房伺侯着只見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通來探望西門慶就叫玳安里邊討出菜蔬嗄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卓兒就與諸人燕飲就叫兩个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檀板拽起歌唱一个

新水令　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咲臉楊柳妬腰圍試問荼蘼開到海棠未

駐馬聽　野徑跡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

林西。芳心不與蝶潛知。暗香未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
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　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紅點點鷓鴣拋
珠泪。舞仙仙研。光帽帽簪。虛飄飄花谷樓前墜。尚兀是芳氣。
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
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两个歌童打个半跪兒。跪
將下告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听。西門慶
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　施鉛槧　爰畧春牧　草淺淺細鋪平野　散
騎黃犢　一卷殘書牛背穩　數聲短笛烟光緑　想按畧

題詠　賦新詞　勞心曲

文章玅傳芸局　音調促偕絲竹　倚清歌追和　陽春難
續　一代風流誇好事　可堪膾炙人争錄　羡先生想像
賦高唐情詞足

又

晝出耕畧　郊原外東阡西陌　町疃曲　羣山環翠　岸
塍聯絡　緑遍田疇多黍稑　麥旂纂纂蚕盈箔　彷佛有
溪小繞柴門山如削　扶藜杖　徑丘壑　穿林薮　聽猿
鶴　子耕耘　前妻饁服　勞耕作喬木陰森　流憩處皤
然捫腹　舒雙　羡先生想像詠豳風　村田樂

寫就丹青　新畧好　溪山環繞　隱隱遍沙汀水岸　緑

蘋紅蓼　一泒秋光連浦溆　短蓑篛笠　烟波渺　看此
時網得兢鮮鱗　鱸魚小　漁唱起　飛鴻杳　江月白
歸雲少　倚蓬窓　試覓舊盟鷗鳥　借問忘機當日事
何如此際心情悄　羨先生想像詠滄浪　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　冰花醉平鋪茅屋紅炉暖　妻煨山芋自斟醽
醁　課僕採薪外戶　呼兒引鶴　翻平阯　攬此景寫入
画畐中娛心目　鍾貴富天之禄慰盛滿吾之欲　聘妍奇
攄寫好詞盈軸　愧我倡酬才思澁　輸他文采機関熟
羨先生想像樂桑榆顔如玉

果然是声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

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听着十分懽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
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两个歌童口里暗暗低言道這两个
小夥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心下便已有几分
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两个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叫擺飯
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畢竟未知何
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應伯爵舉荐水秀才

斗積黃金侈素封　蘧蘧莊蝶夢魂中

曾聞郿鄔光難駐　不道銅山運可窮

此日分羸推鮑子　當年沉水笑麗公

悠悠末路誰知已　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單說人生世上。榮華富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疎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贊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箇歌童祇候着。遇有呼喚。不得有違。兩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田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

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却說常時節。自那日席上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迸了不的。恰遇西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没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簷兒。靠着一灣流水門前緑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

不住的走。店裡橫着一張櫃檯。掛幾樣鮮魚鵝鴨之類。到潔淨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盃去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勾會房子又催迸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没出門時。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盃。箅還酒錢。一同出門。逕逶西門慶屋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荐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内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遊玩。原來西門慶后園。那藏春塢。有的是菓樹鮮花兒四李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朵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頑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緑緯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緑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玉樓上穿鴉青段子襖兒。鵝黄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滾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裏對衿衫子。苣緑沿邊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

懽的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

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的。恁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貨物何如。前日哥許下李三黃四的銀子。哥許他待門外徐四銀到手。湊放與他罷。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沒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我也只得依你了。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迸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哩。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了。人

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了這番。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替他兌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了。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灶。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交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麽。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

大娘說。皮匣内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襖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和你交易。你又没曾尋的。如今即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

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爲証

積玉堆金始稱懷　誰知財寶禍根荄

一文愛惜如膏血　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　存形心死定堪哀

料他也有無常日　空手俜伶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懽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是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卓兒上打開瞧

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响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搖婦幾塲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里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別處過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到恁地喬張智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慙愧了禁不的吊下淚來常二

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脣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對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泠。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里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争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

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卓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

來。婦人道。雖没的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内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是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多不得了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們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没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脩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要别樣却有。要這個到難。怎的要這個到没。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

没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
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
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胷中才學。
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
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
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
不中。禁不的髮白鬢班。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
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
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舘。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
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
是賣過的田。算甚麽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

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
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
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
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
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麽。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
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
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
樁。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的吊慌。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
我聽。看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
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
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赶雲烟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赶來道他滿心正經要你和他尋個主子却怎的不稍封書來到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彈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勾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果之類也没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没些妬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歇到了戴網子尚兀是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

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况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温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這是說他家没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麽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舘字若有舘時千萬要舉荐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其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赶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麽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里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

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没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既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拏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字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巾心甚懽豈知今日悞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徧戀我頭三十年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寃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爲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

又不許我久屈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蠻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穀五斗祭下領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阜快通稱盡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兩齋學覇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阜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悽楚出身何日空歷過泠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巾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眞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

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里坐舘。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兗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閧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

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樁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温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員明道自通　畚身跳出網羅中

修成禪那非容易　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纔畚隨運轉　關門数仞任西東

逍遥萬億年無計　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麽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

没的打攪你。頁頁兒小米飯兒咱家也儘挨的過。恁地哩你時時弔下泪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地信兒也不稍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弔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抓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恁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余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要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麽去的。那孩子就說嗄。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

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靸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邽坊婆兒婦女捱肩捕背拏湯送水。說長道短。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門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泪悶悶的坐地。看看紅日西沉。東隣西舍一個個燒湯煮飯。一個上榻関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黑魆魆影兒頭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弓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咱已到遼東抓着哥兒。討的平安家夜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

不去的。正好。免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弔着謊哄着老娘那里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徃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麽。一直里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夜。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汙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廻老祖歸天圓寂。那些

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見有個憊賴的和尚。撇賴了百丈清。視養婆兒吃燒酒。咱事兒不弄出來。打哄了燒苦葸。咱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袈裟也。當了鍾兒。磬兒。多典了。殿上一椽兒。賣了没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涼涼。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荐亡。的多是関大王賣荳腐。鬼兒也没的上門了。一片鍾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驀地里。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原來那寺里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滙兒。水地方走了八九個年頭。才到中華區處。迤逦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在這個破寺院裏

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眞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坍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腦的禿驢。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兒。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官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没有。前日餞送宋西廉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裏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里已有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就也。

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
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环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梦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揩
鬚筆展開烏絲欄寫着一篇疏文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
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眞個是古仏菩薩現
身從此辞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蓬笠子一壁廂直透
到西門慶家府里來且說西門慶辞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

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内把那應伯爵荐水秀才
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亏那些親
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
今日空閒没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
拿了籃兒到十市邦坊買下些時鮮菓品猪羊魚肉奄臆鷄鵞
嗄飯之類分付了當就分付小厮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
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咲嘻嘻的接住了
月娘西門慶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
出官哥見眉目稀疎就如粉塊裝成一般咲欣欣直攢到月娘
懷里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
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那

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戔。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箇天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箇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边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徑過三箇黃梅。四箇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恠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箇文宦。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洞洞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个曉的你什麽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厠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边迎接伯爵。正要動問間。只見那募緣的來。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麽。那箇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箇撒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

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酌。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那來兩步走。就如見子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箇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爲佛弟子自然應的。爲佛出力。總不然僝到那箇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的時。悲怜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羨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

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帊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双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薄。就叫小厮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称佛子欵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鎪精製。依希似祇洹舍白玉爲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丙翼嵬峩。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鍾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

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壞清規。獃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莫。斷絕門徒。以致凄凉。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摇。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摩計。墻垣 搧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欄。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檻。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荆。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赴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日疏簿。摽名。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禄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原禄高官。辰飡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焜煌金埒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册葉兒。收好粧入那錦套裏頭。把插銷兒。銷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卓兒上面。又手而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兗萬産業。忝居武戚。交遊世輩儘有。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錢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才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拏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拏着筆。哈哈哩

咲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地咲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止是我們佛家的行徑。多要隨緣喜捨。終不强人所難。隨分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道。還是老師體亮。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兎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之說。我這里内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多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薄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豪家事。保福消灾父母心又有一首詞。單道那有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　種瓜種果是根因
珠和玉珀寶和珍　誰人拏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　豪家積業枉拋銀
若使年齡身可買　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哥。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西京。多亏衆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分付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兌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兌時寫的。應伯爵咲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

施。第三才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攛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咲道。二哥又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啐啐唔唔。沒揪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兌個噴嚏。忒到房中。倒在象牙抹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妳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喜咲。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蛾兩個伴當。在那里整辦嗄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已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奚咲打覷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咲了一會。只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兌句

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妻賢每致鷄鳴警。欵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麽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他怕不多。那惡念頭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兌樁兒也好。償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咲。娘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多。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搠搠胡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租。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舖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

減我潑天富貴。月娘咲道。咲哥狗吃熱矢。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合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拜了說。老爹你到在家里。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曾來看得你老人家。心子裏吊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鱸不勉。專一與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說長說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个也常有那火燒波波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

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殁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讖。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八六兒。多得錢鈔。聞的那西門慶家里豪富。見他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經是窠兒。和尚闍黎鋪中間打扮念弥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縧。早晚捱門傍戶。騙金銀猶是叮心窩裏。畢竟胡塗。算來不是好姑姑。殆个清名被點汚。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頭好像師父師

兄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里床。

那薛姑子坐就把那個小合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麽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兌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献新。月娘道。要來竟來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听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听看。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晋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永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

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甚麽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咲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麽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淨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切利天。兜率天。大羅天。不周天。忌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候。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朵蓮花有兌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麽。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

佛家以五百里爲一由旬。那一朵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徃西方。見了阿弥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廻。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獲諸童子經呪。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灾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現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兗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眞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帋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

刷。有個細数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里話去。細細算將起來。止消先付九两銀子。交付那經坊裏。要他印造兗千兗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算還。他二食帋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算將出來。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里。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凭闌獨咲。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个猫兒見了魚鮮飯。一心心要啖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多改做春風和氣。两个乘着没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咂舌頭。两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算帳的事情。也不吆呼两雙眼又像老鼠兒見了猫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没个方便。一溜

烟自出去了。且說西門慶。听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匙鑰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子即便同去。隨分那里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話間。只見那書童。忪忪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多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二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多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忪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厮。擺下卓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奄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多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盪來。只見酒逢知已。形迹多忘。猜牧的打鼓的。催

花的三拳两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黄尅乘春賞翫。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黄魯直。赤壁清遊。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鰍入菱窠。輸酒的。要喝个無滴。不怕你玉山頽倒。贏色的。又要去掛紅。誰讓你倒着接罹。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百年若不千場醉　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懷妬忌金蓮打秋菊　乞臕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懨懨　萬種新愁日夜添

一鴈叫羣秋度塞　亂蛩吟苦月當簷

藍橋失路悲紅線　金屋無人下翠簾

何似湘江江上竹　至今猶被淚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灶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

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凉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方纔納稅起脚。裝載進城。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

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裝廂玉庫。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箅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已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

扒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站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就把卓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荅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鴿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欄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裡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拏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拏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里。請幾位人吃酒。這鄭月兒。荅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

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墜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拏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徃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去着。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搖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

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麽。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你沒見愛香兒的。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做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餘。唱曲也會。怎生赶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唱爹這里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赶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粮之

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即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捌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

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一邊一個打扇。正說話之間。王經拏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温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窓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衣巾着進來。且不着倪秀才觀看。那温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洒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見觀動靜若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華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

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戕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啣盃。遯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温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温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温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窓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

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温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繆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内。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内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荅應的。和鄭奉都來田話。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在。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内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鴿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荅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颭招。綉帶飄飄。都揷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

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嬝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拏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每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

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卓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忒直尖了。不相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扙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就來。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艸。就往李瓶兒房

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里。咱每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麽。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

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來。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称道你便好。誰家自巳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興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丫頭子與他。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見問他。到底是那

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昨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眞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果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耽出一方壽帕。二

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投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令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爲別務。要與四哥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

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敘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箸。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内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説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温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欵留不住。送出大門。説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

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多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温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内。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鮮果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分付從新後邊拿果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拏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盡童

兒拿上添換果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果仁。紅菱雪藕。蓮子葑薺酥油鮑螺。氷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搖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用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絞時去哩。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看你每都不去。等我去罷。于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趁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來。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鴿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藉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

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塲事。多虧你大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恓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搖婦兒。還不勾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麽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搖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里。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每叫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

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校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欵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鬬鵪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慇懃。金杯瀲灩。正是

朝赴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鳩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分付棋童備馬來。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

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段子舖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會定少不的具果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衙衙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來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

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葢玉庫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戶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葢玉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温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厮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昏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拏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筵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

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蠏。午間煑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卓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厮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廚下打發。只拏李嬌兒頂缺。金蓮教吳銀兒。桂

姐。你唱慶七夕。俺每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次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軒聒聒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堦夜凉清似水。鵲橋高掛偏宜。金盤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辰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那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躧了一脚狗尿。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段子新鞋兒上。滿幫子都展汚了。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

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論起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麽。是你這奴才的野汗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尿。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箇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又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伴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拏眼兒瞟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胆大。萬殺的奴才。怎麽恁把屁股兒懶待動旦。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把這打

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拏過燈來。教他瞧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奴心愛的鞋兒。就教你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搽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捱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

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攛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潑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麽。腌子甚麽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差。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差。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揑我。金蓮道。你明日說與我來。看那老毬走。怕是他家。不敢拏長鍋煑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證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起來了。內着婦人打秋菊。打勾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

蓋了十闌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摳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頰痛淚。敢怒而不敢言。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拏出他壓被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赶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每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

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九兩伍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請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也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舖裡去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他正守着針線筐兒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根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

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拏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時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麽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撰他些兒是傻子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也的俺

每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做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每。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麽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有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躧了一鞋狗屎。打丫頭赶狗。也嗔赶來。使丫頭過來說。謊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慌他那嘴吃。教他那小買手。走來勸甚麽的。驢扭棍傷了紫荆樹。我惱他卽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話長短。教我墩了他兩句

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時恁他快使性子。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拏長鍋煮吃了我。隨他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見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子腸了。單管黃猫黑尾。外合裡差。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來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咬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那泥裡頭還躧。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正說着。只見賁四和來安兒。往經舖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

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安說了。賁四于是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兌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算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擡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里。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拏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每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留香毬出門。月娘使來安送賁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

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相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狼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麽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託他拏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總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不出去。大姐道。我不去。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

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廂三間。土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鏝磚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温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凉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卓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説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貼了

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里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在旁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厮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肉兒。你拏不了。做兩遭兒拏。如何恁拏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舖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喨。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

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稍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睜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蓼菱花共照臨　風吹兒動影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　朱唇呵氣碧雲深
從教粉蝶飛來撲　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

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里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者。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

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各處告訴。所以這等淚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不討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里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那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里可知好哩。金蓮于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拏兩個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

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担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楊長挑着担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子。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閒來無事倚門楣　正是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　春風下盡折何窮

巫峨廟裡低含雨　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　深感杏花相映紅

灞上漢南千萬樹　幾人遊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交卸在

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貨一廂廂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運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

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于是分付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駝行李搭連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麽。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巳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

米。卸在門前店里。漫漫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巳定還裁泒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看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麽。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濶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顧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

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卸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鴉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里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坡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鬃髻。梅花鈿兒。周圍金纂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里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鴉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悶的慌。來這里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鴉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每姐兒沒有。若早知時。已不

荅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里。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拏的去。落後老爹那里。又差了人來。他哥子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的說。鴉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諕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拏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

鴉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槍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春凳。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鬆鬆。光油油的。烏雲霞着四髻。雲髻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纍絲簪兒。齊插後髻。鳳釵

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鴛鳳嘴。胸前搖珂璫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望上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因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過來。抹去盞邊水清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託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窓素紗罩。淡月半浸綉幕以夜明懸伴光高燦。正面黑漆

鏤金床。床上帳懸綉錦。褥隱華裀。旁設禔紅小几。博山小篆。靄沉檀樓鼻壁上文錦囊象笘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設兩張綉甸矮椅。旁邊放對鮫綃錦帨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古今之書。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眞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語言稠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卓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鱘絲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筯賽團圓如明月。薄如帋。白如雪。香甜美口。酥油和蜜餞麻椒塩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鄭愛月兒。親手揀攢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桂花木樨茶。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火去。揩抹卓席。鋪茜紅氈條。

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内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出了個地牌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搭梯望月須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果酒泛金波卓上無非是鵝鴨鷄蹄烹龍炮鳳珍果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過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箏排鴈桂歟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挑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遶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果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促席而坐拏骰盆兒二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

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拴着三事挑牙兒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帋包兒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綃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楊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内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樓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

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膩一面推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搖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榰粉頭見其偉是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心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的兒紅赤赤紫澁澁好呵碜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講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卓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就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

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絹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搦誠爲軟玉温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股嫩腿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託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于是扛起他兩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碧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証

帶雨龍烟匝樹奇　妖嬈身勢似難支

水推西子無雙色　春點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郡子　功夫何用寫王維

含情故把芳心束　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四樣鮮肴一罈酒一疋金段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還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的月娘道不是那里却是誰家

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赶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麽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相菩薩樣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壳

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篱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每都在那里坐來。春鴻道。我在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兦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搶篱。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猫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

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好猫。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猫撲而撾食。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畧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拏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
被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
驚那猫還來赶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承
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
李瓶兒入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搐
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
肺謊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逕撲到房中
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
流出咿咿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一
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揾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
好兒怎麽的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猫所謊一

節説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説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
意今日你只當脱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
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説是你屋裡的猫謊了孩子金蓮
問是誰説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説來金蓮道你着這老
婆子這等張睛俺猫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每亂道怎
的把孩子謊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
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猫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
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説每常怎的不撾他可
可今日兒就撾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説
白道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
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里去了看官聽説常言道

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猫。必欲謊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巳。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無報應　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謊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湯。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内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扳

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躭。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嗄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惹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内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掐起來。李瓶兒來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

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嘈
噪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
謊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
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
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
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走到潘金蓮
房中不由分說尋着猫提溜着脚遠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
只一揆只聽响哓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濺碎玉正
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拏出猫
去揆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
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强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

兒碍着你咪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揆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邊
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强盜這西門慶走到
李瓶兒房里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猫
謊了他把他手也撾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搖婦平白把孩子灸
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嫾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個兩
拶李瓶兒道你着孩兒緊日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兒
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
艾火把風氣反于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
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
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十打卦家有凶無吉月
娘瞞着西門慶有請劉婆子來家調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爭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弔錢。買帋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帋。把經來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乙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忤。治不得

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叫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口接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卓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窓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向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鴈聲嘹喨。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凄凉。獨宿佳人情緒苦。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

叮噹鉄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

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在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兩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謊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怪。如今我使小

斯。拏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多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搐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着。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拏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里。把嘴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

氣。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那李瓶兒。撾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樓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荅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妳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厮。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橱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裡挺放。那李瓶兒。倘在孩兒身上。兩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咩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

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鬅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小厮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麽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麽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間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厮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麽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嚟。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有山坡羊爲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人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
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
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爲你眼淚也拋流不盡。
每日家另胆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
天如何恁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
囲撲着地。樹倒無陰。來的竹籃打水。落而無効。叫了一聲痛
腸的嬌生。奴情願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囘。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内。月娘向
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説聲去。西門慶道。
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説了。一面使
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

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僝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
喬宅那里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進門來就哭。
月娘衆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説了陰
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説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
世。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掐指。尋復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
了一囘。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
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春。
本家却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兎。四生人避
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宫。下臨齊地。他前
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
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席。穢汚而亡。今生爲小

兒亦患風癇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冤死。託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出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致賻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桌三牲來

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姊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來燒。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傅。李智。黃四。都鬪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宿伴。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伯爵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呪。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廻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來世。他不是你的兒女。

都是宿世冤家債主。託出來。化財化目。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冤家不爭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拋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准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見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准前把孩兒。直至江邊。已

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所以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冤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冤。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時。那捨了此經。一千五百

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呪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里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玉姐。往內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赶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嘞。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卓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全腔爲証。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俏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把你躭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的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

肝。皆因是前世裡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當當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也被他話理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時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亂都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拿個帘包兒里也看哩。俺每也不言話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

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妳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的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寃家在一日。去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妳。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此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

前腔。

想嬌兒。想的我無顛無倒。盼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覩物傷情如刀剜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珠珠望下拋。你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頑耍。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的生抱這熱笑笑。心肝割上一刀。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稱怨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稍。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麽兒。這般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山頭并衆親戚。都在祭祀。就在

新葢捲掤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無力。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輝。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温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

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李瓶兒因氣惹病　西門慶立段鋪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　造化無端敢恨誰

殘淚驚秋和葉落　斷魂隨月到窓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　玉燭成灰墮淚時

任是肝腸如鉄石　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苔谷了春欖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

鴉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亂夢魂顛倒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凄凉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

紗窓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歎。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櫺响。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荅。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了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爲証。

纖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單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拏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

謝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昏。各親友都遞果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卓席。五果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皷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三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原來

西門慶近日與了他五十兩銀子。使了三十五兩。典了房子十五兩銀子。做本錢。在家開了個小小雜貨舖兒。過其日月不題近隨衆出分資來。與西門慶慶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卓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

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巳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紮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眞個。怪道前日上帝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擡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材。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材。一個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

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
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
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
講過。有個曲兒。吃一鍾酒。于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
應二面前。那鄭春欵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箏彈珠淚。
喚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
盃酒。鄭春又唱道。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
笑吟吟。搯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
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俊化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
我是你家有毬的蠻子。伯爵道。俊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
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材。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
伯爵笑道。俊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
笑令玳安兒。拏磕瓜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
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温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
恁胡說。伯爵道。温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温秀才道。二
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
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
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

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眞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席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拏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後用兩骰遇點飲酒。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五諕得吾今無口應　六衮衮街頭脫去衣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九一丸好藥無人點　十千載終湏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　人數推來中二紅

三見巫山梅五出　笋來花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温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遇點要一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五擲臈梅花。花迎劒珮星初落。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速也。温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拏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拏着一條綿花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

綿花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狗鬪過那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讒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拏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柴。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張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腐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拱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傅自新行令。傅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九十春光齊賞翫。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傅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鍾也該他吃一杯兒。于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傅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每行過。等我行罷。于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果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

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　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鷁鶯　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鸛　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拏住了　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班鳩　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雞　落在園中吃苦株
却被五岳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淘鶖　落在園中吃蘋菠
却被綠暗拏住了　將來獻與一照磨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　不論春色見梅花
摟抱紅娘親個嘴　拋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火。孤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

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拏天平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卓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廻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麽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舖兒。月間攢的幾錢銀子兒。勾他

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卓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拏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厮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

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